



# 文字文學與文化

張其昀

民國五十三年六月五日中國文化學院國文學會成立致詞

本人以為大學國文系的宗旨有三：(一)研究中國文字，(二)研究中國文學，(三)研究中國文化。由文字而文學而文化，乃是一線相承，三位一體的。

中國文字在世界上有獨特的地位，使用人數之多，在世界各種文字中仍居第一位。中國文字，形聲義三者有連帶的關係，故有規律之可循，可稱為科學的國文。故經數千年之久，而能古今暢通，誠為難能可貴。一二千年以前的詩文，有很多嘉言妙句，無庸翻譯，可作通行的貨幣使用着。

文字學(亦稱字源學)之研究，為促進中小學國文教學的基本工作。近年來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對追溯文字源流，有很多新貢獻，使一般人對字形字聲和字義，更能明瞭其所以然之故。所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六書是說明中國造字的六種原則，用現代話來說，更可增進了解。如轉注乃英文所謂同義語(Synonym)，即異辭同義者。假借則與之對待，乃同辭異義者，即所謂引伸語。

最近中國文化學院與國防研究院合作，出版中文大辭典，全書共四十鉅冊，已經刊行七冊，參加工作者大都是師範大學國文系和國文研究所得到碩士或博士學位的畢業同學數十人，像這樣取精用弘的大業，確是中國學術上的盛舉。

其次說到研究文學，這是國文系本身的職責所在。何謂文學，本人的淺見如下：「文學是真實的事實，透過善的思想，運用美的文辭，而達到最偉大的教育效果。」

真實的事實與歷史有關，善的思想與哲學有關。但文學與歷史和哲學，各有其特性。歷史是特殊事件的紀錄，文學則是普遍的、想像的、創造的。哲學隱而文學顯；哲學是抽象的，文學則是具體的。研究中國文學，固然要有中國史學和哲學的根基，但文學更須獨造，取徑不同。歷史與哲學的影響是局部的，文學的影響則是全面的。偉大的文學往往是家紱戶誦，家喻戶曉，普及民間，深入人心。儘管有人不滿於「文以載道」之說，主張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可是偉大的文學作品乃是真善美的結晶，將大有造於世道人心，而使全民族得有安心立命之地，那是無可否認的。

文學者，並非雕章琢句，矯揉造作，繁稱博引之謂。文學上真正偉大的作品，在於能實現中庸之道。澄思渺慮，而能平易近人；清新淡雅，而能光明俊偉；要言不繁，而能變化多端；使人百讀不厭，覽之無窮。易言之，深與淺，濃與淡，簡與繁，疏與密，互相交錯，而不趨於極端，貴能折兩用中，保持平衡，這樣才是文學上最完美的境界。孟子的文學如此，柏拉圖理想國的文學也是如此。

研究文學是國文系的基本任務。但偉大的文學都是人類文化的里程碑，它指出時

代的思潮，也代表着民族的精神。所以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古今的名著，文學與文化是相依為命，而不可分的。名著者：中國稱為經典，英文稱為Classics。無論中西，名著都是發揚人性，故能歷久常新。國文系的課程，大部分都是古今名著。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也說：「過去的知識是未來的嚮導」。我們研讀古今名著。溫故乃其方法，知新才是目的。

國文系的課程，自不限於名著選讀，但就外國大學的文學系而言，上溯希臘羅馬二千多年的歷代名著，迄今仍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聲價固與往昔無異。目前中國正處於文藝復興的大時代，國文系的責任甚重，國文系的學生，須兼具外國語文的修養，能直接閱讀西洋名著，藉以吸引世界思潮，灌注新的血液，融貫古今，溝通中外，為創製中國新文化盡其應盡之努力。

國文系課程裏，當然也有現代文學名著，但究竟那些未經長時期考驗的作品，其分量自不能與前代的文學名著相比。有人主張在國文系中，特別提出現代文藝或文藝創作，分為一組，作者認為要特別慎重辦理。

文學與科學，一文一質，同流並進。國父說：「凡真知特識，必自科學而來。」自牛頓時代以後，世界煥然一新。學者不可不知新的宇宙觀。二十世紀中葉愛因斯坦時代，四度空間之新學說(Four Dimensions)，時空相連，時間為第四度空間，更足以開拓萬古心胸。至社會科學所研究者為人羣之學。所以予人以新的人生觀，此為人文主義及理想主義的新基礎。中國儒學的仁學，心物合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之說，與現代最新之思潮適相符合，世界大同之理想在此，人類之新希望亦在此。大學之可貴，在於網羅百家，囊括大典，是即所謂通才教育，通才與專才，互相補益，方能造就一完整的人格。

蔣總統曾有國文第一的指示。國文系在大學中誠然居於樞機的地位，除培養師資外，實負有輔導一般國民欣賞文藝之任務。故文學批評一課，在國文系中特為重要。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之旨趣為如何了解，如何欣賞，如何寫作，如何傳播，此為文學家自覺覺人根本之圖。在世界文學發展史上，文學批評較為後起，在西洋成熟之文學批評起於西元第五世紀。約在同時，我國劉彥和的「文心雕龍」，為一部千古不朽的名著。文學批評是理論，文學創作是實踐，兩者互為表裏，相得益彰。

大學國文系學生當以文藝創作和文藝評論自期許，源遠則流長，根深則葉茂，不必急求早熟，但不可不立志準備。文學的園地美不勝收，其中包括八大類：即一、散文，二、詩歌，三、小說，四、戲劇，五、傳記，六、遊記，七、演說，八、新聞文學。例如散文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之論著，政論一項為建國與邦之崇論閎議，所關尤鉅。學者不必所驚大廣，可就性之所近，力所能勉者，專任一門，便足名家。惟於其他各門類，亦不可不互通聲息。為學之道，良師益友，不可偏廢。古人稱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西洋歷史上之文學俱樂部與作家俱樂部之組織，均足資吾人效法。英國之文學俱樂部成立於一七六四年(清乾隆六十四年)為約翰生(Samuel Johnson)、柏克(Edmund Burke)、吉朋(Edward Gibbon)、哥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等所組成。美之文學俱樂部成立於一八三六年(清道光十六年)為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洛(Henry David Thoreau)等所組成。佳話流傳，盛極一時。青年立志不可不取法乎上，力爭上游。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國文學會今天已在華岡播種，希望大家努力耕耘，若干年後，放燦爛之花，結美滿之果，成為中國文壇後起之秀，那就太好了。